

劉昌朝

賓客

野

嘉

雜

話

錄說載





朝野僉載

張騫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二他其及載僉野朝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朱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
雲
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一朝野僉載六卷

舊本題唐張鷟撰。鷟有龍筋鳳髓判，已著錄。此書新唐書藝文志作三十卷，宋史藝文志作僉載二十卷。又僉載補遺三卷，文獻通考則但有僉載補遺三卷。此本六卷，參考諸書皆不合。晁公武讀書志又謂其分三十五門，而今本乃逐條聯綴，不分門目，亦與晁氏所紀不同。考莫休符桂林風土記載鷟在開元中，姚崇誣其奉使江南受遺賜死，其子上表請代，減死流嶺南，數年起爲長史而卒，計其時尚在天寶之前，而書中有寶歷元年資陽石走事，寶歷乃敬宗年號，又有孟宏微對宣宗事，時代皆不相及。案尤袤遂初堂書目亦分朝野僉載及僉載補遺爲二書，疑僉載乃鷟所作，補遺則爲後人附益。凡闌入中唐後事者，皆應爲補遺之文，而陳振孫所謂書本三十卷，此其節略者，當卽此本。蓋嘗經宋人摘錄，合僉載補遺爲一，刪併門類，已非原書。又不知何時析三卷爲六卷也。其書皆紀唐代故事，而於諧噓荒怪，纖悉臚載，未免失於纖碎。故洪邁容齋隨筆譏其記事瑣屑，擗裂且多蝶語。然耳目所接，可據者多，故司馬光作通鑑亦引用之，兼收博採，固未嘗無裨於見聞也。

朝野僉載卷之一

唐張鷟文成撰

貞觀年中定州鼓城縣人魏全家富母忽然失明問卜者王子貞子貞爲卜之曰明年有人從東來青衣者三月一日來療必愈至時候見一人着青紬襦遂邀爲設飲食其人曰僕不解醫但解作犂耳爲主人作之持斧繞舍求犂轅見桑曲枝臨井上遂斫下其母兩眼煥然見物此曲桑蓋井之所致也

周郎中裴珪妾趙氏有美色曾就張瓌藏卜年命曰夫藏人目長而慢視准相書猪視者淫婦人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終以姦廢宜慎之趙笑而去後果與人姦沒入掖庭

杜景佺信都人也本名元方垂拱中更爲景佺剛直嚴正進士擢第後爲鸞臺侍郎平章事時內史李昭德以剛直下獄景佺廷諍其公清正直則天怒以爲面欺左授漆州刺史初任漆州會善筮者於路言其當重入相得三品而不着紫袍至是夏中服紫衫而終

瀛州人安縣令張懷禮滄州弓高令晉行忠就蔡微遠卜轉式訖謂禮曰公大親近位至方伯謂忠曰公得京官今年祿盡宜致仕可也二人皆應舉懷禮授左補闕後至和復二州刺史行忠授城門郎至秋而卒

開元二年梁州道士梁虛州以九官推算張鷟云五鬼加年天罡臨命一生之大厄以周易筮之遇觀之渙主驚恐後風水行上事卽散安國觀道士李若虛不告姓名暗使推之云此人今年身在天牢負大

辟之罪。乃可以免。不然病當死。無救法。果被御史李全交致其罪。勅令處盡。而刑部尙書李知白。左丞張廷珪。崔玄昇。侍郎程行謀。咸請之。乃免死配流嶺南。二道士之言信有徵矣。

泉州有客盧元欽。染大瘋。惟鼻根未倒。屬五月五日。官取蝮蛇膽欲進。或言肉可治瘋。遂取一截蛇肉食之。三五日頓漸可。百日平復。又商州有人患大瘋。家人惡之。山中爲起茅舍。有烏蛇墜酒罌中。病人不知飲酒漸差。罌底見蛇骨。方知其由也。

則天時。鳳閣侍郎周允元。朝罷入閣。太平公主喚一醫人自光政門入。見一鬼撮允元頭。二鬼持棒隨其後。直入景運門。醫白公主。公主奏之。上令給使覘問。在閭無事。食訖還房。午後如廁。長參典怪其久私往候之。允元踣面於廁上。目直視不語。口中涎落。給使奏之。上問醫曰。此可得幾時。對曰。緩者三日。急者一日。上與錦被覆之。并床昇送宅。止夜半而卒。上自爲詩以悼之。

久視年中。襄州人楊元亮。年二十餘。於虔州汝山觀傭力。晝夢見天尊云。我堂舍破壞。汝爲我脩造。遣汝能醫一切病。悟而悅之。試療無不愈者。贛縣里正背有腫大如拳。亮以刀割之。數日平復。療病日獲十千。造天尊堂成。療病漸無効。

如意年中。洛州人趙玄景。病卒五日。而蘇云。見一僧與一木。長尺餘。教曰。人有病者。汝以此木拄之。卽愈。玄景得見機上尺。乃是僧所與者。試將療病。拄之立差。門庭每日數百人。御史馬知已。以其聚衆追之。禁左臺。病者滿於臺門。則天聞之。追入內宮。人病拄之卽愈。放出任救病百姓。數月以後。得錢七百餘。

貫後漸無驗遂絕。

洛州有士人患應病語卽喉中應之以問善醫張文仲。經夜思之乃得一法卽取本草令讀之皆應。至其所畏者卽不言。仲乃錄取藥合和爲丸服之。應時而愈。一云問醫蘇澄云。

郝公景於泰山採藥經市過有見鬼者怪羣鬼見公景皆走避之遂取藥和爲殺鬼丸有病患者服之。差定州人崔務墜馬折足醫令取銅末和酒服之遂痊平及亡後十餘年改葬視其脛骨折處有銅末束之。嶺南風俗多爲毒藥令奴食治葛死埋之土中輩生正當腹上食之立死手足額上生者當日死旁自外者數日死漸遠者或一月或兩月全遠者一年二年三年亦卽死惟陳懷卿家藥能解之或以塗馬鞭頭控上拂着手卽毒試着手卽死。

趙延禧云遭惡蛇虺所螫處貼以艾炷當上炙之立差不然卽死凡蛇嚙卽當嚙處炙之引去毒氣卽止。治葛食之立死有治葛處卽有白藤花能解治葛毒鳩鳥食水之處卽有犀牛不濯角其水物食之必死爲鳩食蛇之故。

醫書言虎中藥箭食清泥野豬中藥箭脰薺苳而食雉被鷹傷以地黃葉帖之又礪石可以害鼠張鷟曾試之鼠中毒如醉亦不識人猶知取泥汁飲之須臾平復鳥獸虫物解毒何况人乎被蠶嚙者以甲虫末傅之被馬咬者以燒鞭鞘灰塗之蓋取其相服也蜘蛛齧者雄黃末傅之筋斷須續者取旋復根絞取汁以筋相對以汁塗而封之卽相續如故蜀兒奴逃走多刻筋以此續之百不失一。

永徽中有崔爽者。每食生魚三斗乃足。於後飢作鱠未成。爽忍飢不禁。遂吐一物。狀如蝦蟇。自此之後。不復能食鱠矣。

國子司業知制誥崔融。病百餘日。腹中虫蝕極痛不可忍。有一物如守宮。從下部出。須臾而卒。

後魏孝文帝定四姓。隴西李氏大姓恐不入。星夜乘鳴馳。倍程至洛。時四姓已定訖。故至今謂之馳李焉。張文成曰。乾封以前選人。每年不越數千。垂拱以後。每歲常至五萬人。不加衆。選人益繁者。蓋有由矣。嘗試論之。祇如明經進士十周三衛勳散雜色國官直司。妙簡實材。堪入流者。十分不過一二。選司考練。總是假手冒名。勢家囑請。手不把筆。卽送東司。眼不識文。被舉南館。正員不足。權補試攝。檢校之官。賄貨縱橫。賊污狼藉。流外行署。錢多卽留。或帖司助曹。或員外行案。更有挽郎。輦脚營田。當屯無尺寸工夫。並優與處分。皆不事學問。唯求財賄。是以選人冗冗。甚於羊羣。吏部喧喧。多於蟻聚。若銓實用。百無一人。積薪化薪。所從來遠矣。

鄭愔爲吏部侍郎掌選。賊污狼藉。引銓有選人繫百錢於靴帶上。愔問其故。答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愔默而不言。時崔湜亦爲吏部侍郎掌選。有銓人引過分。疏云某能翹關負米。湜曰。君壯何不兵部選。答曰。外邊人皆云崔侍郎下有氣力者卽存。

景龍年中。斜封得官者二百人。從屠販而踐高位。景雲踐祚。尙書采璫。御史大夫畢構。奏停斜封。人官璫構出。後見鬼人彭卿受斜封。人賄賂。奏云見孝和怒曰。我與人官。何因奪却。於是斜封皆復舊職。僞周

革命之際。十道使人天下。選殘明經進士。及下村教童蒙博士。皆被搜揚。不曾試練。並與美職。塵黷士人之品。誘悅愚夫之心。庸才者得官。以爲榮。有才者得官。以爲辱。昔趙王倫之篡也。天下孝廉秀才茂異。並不簡試。雷同與官。市道屠沽亡命。不軌皆封侯略盡。太府之銅。不供鑄印。至有白版侯者。朝會之服。貂者大半。故謠云。貂不足。狗尾續。小人多幸。君子恥之。無道之朝。一何連類也。惜哉。

天后中。契丹李盡忠。萬榮之破。榮府也。以地牢囚漢俘數百人。聞麻仁節等諸軍欲至。乃令守囚。霽等紿之曰。家口飢寒。不能存活。求待國家兵到。吾等卽降。其囚曰。別與一頓粥。引出安慰曰。吾此無飲食。養汝。又不忍殺汝。總放歸。若何。衆皆拜伏乞命。乃紿放去。至幽州。具說飢凍逼遛。兵士聞之。爭欲先入。至黃臺峪。賊又令老者投官軍。送遺老牛瘦馬於道側。仁節等三軍棄步卒。將馬先爭入。被賊設伏橫截。軍將被索縋之。生擒節等。死者填山谷。罕有一遺。

景龍四年。洛州凌空觀失火。萬物並盡。惟有一真人巋然獨存。乃泥塑爲之。後改爲聖真觀。西京朝堂北頭有大槐樹。隋曰唐興材門首。文皇帝移長安城。將作大匠高顯常坐此樹下檢校。後栽樹行不正。欲去之。帝曰。高顯坐此樹下。不須殺之。至今先天百三十年。其樹尙在。柯葉森竦。株根盤礴。與諸樹不同。承天門正當唐興材門首。今唐家居焉。

永徽年以後。人唱桑條歌云。桑條茁女韋也樂。至神龍年中。逆韋應之。詔佞者鄭愔作桑條樂詞十餘首。進之。逆韋大喜。擢之爲吏部侍郎。賞縑百疋。

龍朔已來。人唱歌名突厥鹽。後周聖曆年中。差閭知微和匈奴。授三品春官。尙書送武延秀聚成默啜女。送金銀器物錦綵衣裳。以爲禮聘。不可勝紀。突厥翻動。漢使並沒。立知微爲可汗。突厥鹽之應。

調露中大帝欲封中岳屬突厥而止。後又欲封土番入寇。遂停。至永淳年。又駕幸嵩岳。謠曰。嵩山凡幾層。不畏登不得。只畏不得登。三度徵兵馬。傍道打騰騰。岳下遘疾不愈。廻至宮而崩。

永淳之後。天下皆唱楊柳。楊柳漫頭馳。後徐敬業犯事。出柳州司馬。遂作僞勅。自授揚州司馬。殺長史陳敬之。據江淮反。使李孝逸討之。斬業首。驛馬駛入洛陽柳。楊柳漫頭馳。此其應也。

周如意年中已來。始唱黃鸝歌。其詞曰。黃鸝黃鸝草裏藏。彎弓射你傷。俄而契丹反叛。殺都督趙勗。營府陷沒。差總管曹仁師。張玄遇。麻仁節。王孝傑。前後百萬衆。被賊敗於黃鸝谷。諸軍並沒。罔有子遺。黃鸝之歌。斯爲驗矣。

周垂拱已來。苾擎兒歌詞。皆是邪曲。後張易之小名苾擎。

景龍年。安樂公主洛州道光坊。造安樂寺。用錢數百萬。童謠曰。可憐安樂寺。了了樹頭懸。後誅逆韋。並殺安樂。斬首懸於竿上。改爲悖逆庶人。

神龍以後。謠曰。山南烏鵲窠。山北金駱馳。鎌柯不鑿孔。斧子不施柯。此突厥彊盛。百姓不得斫桑養蠶。種木刈穀之應也。

景龍中。謠曰。可憐聖善寺。身着綠毛衣。牽來河裏飲。踏殺鯉魚兒。至景雲中。譙王從均州入都作亂。敗走。

投洛州而死。

景雲中，謠曰：一條麻線挽天樞，絕去也。神武卽位，勅令推倒天樞，收銅並入尙方。此其應兆。景龍中，謠曰：黃栢攢子挽紉斷，兩脚踏地鞋襠斷。六月平王誅逆韋，欲作亂，鞋襠斷者事不成。阿韋是黃攢之後也。

明堂主簿駱賓王帝京篇曰：倏忽搏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賓王後與敬業興兵揚州大敗，投江而死。此其讖也。

麟德已來，百姓飲酒唱歌，曲終而不盡者，號爲族鹽。後閻知微從突厥領賊破趙定，後知微來，則天大怒，磔於西市，命百官射之。河內王武懿宗去七步射三發，皆不中，其怯懦也如此。知微身上箭如蠟毛，剉其骨肉，夷其九族，疎親及不相識者皆斬之。小兒年七八歲，驅抱向西市，百姓哀之，擲餅果與者，相爭奪以爲戲笑。監刑御史不忍害，奏舍之。其族鹽之言，於斯應也。

趙公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氈帽，天下慕之。其帽爲趙公渾脫，後坐事長流嶺南，渾脫之言於是效焉。

魏王爲巾子向前踏，天下欣欣慕之，名爲魏王踏。後坐死，至孝和時，陸頌亦爲巾子同此樣。時人又名爲陸頌踏。未一年而陸頌殞。

永徽後天下唱武媚娘歌，後立武氏爲皇后，大帝崩，則天臨朝，改號大周，二十餘年。武后彊盛，武三王梁

魏定等並開府。自餘郡王十餘人。幾遷鼎矣。

咸亨已後。人皆云莫浪語。阿婆噴。三叔聞時。笑殺人。後果則天卽位。至孝和嗣之。阿婆者。則天也。三叔者。孝和爲第三也。

魏僕射子名叔麟。讖者曰。叔麟反。語身戮也。後果被羅織而誅。

梁王武三思。唐神龍初。改封德靖王。讖者言德靖鼎賊也。果有窺鼎之志。被鄭克等斬之。

天后時。謠言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張公者。斥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李氏大盛也。

孫佺爲幽州都督。五月北征。時軍師李處郁諫。五月南方火。北方水。火入水。必滅。佺不從。果沒八萬人。昔竇建德救王世充於牛口谷時。謂竇入牛口。豈有還期。果被秦王所擒。其孫佺之北也。處郁曰。殄若入咽。百無一全。山東人謂溫飯爲殄。音孫。幽州以北。並爲燕地。故云。

龍朔年已來。百姓飲酒作令。云子母相去離。連臺拗倒。子母者。蓋與盤也。連臺者。連盤拗倒。蓋也。及天后永昌中。羅織事起。有宿衛十餘人。於清化坊飲。爲此令。此席人進狀告之。十人皆棄市。自後廬陵徙均州。則子母相去離也。連臺拗倒者。則天被廢。諸武遷放之兆。

神武皇帝七月卽位。東都白馬寺鐵像頭。無故自落於殿門外。自後捉搦僧尼嚴急。令拜父母等。未成者。並停革。後出者。科決。還俗者。十八九焉。

開元五年。春。司天奏。玄象有青。見其災甚重。玄宗震驚。問曰。何祥。對曰。當有名士三十人。同日冤死。今新

及第進士正應其數。其年及第李蒙者貴主家壻。上不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遊宴。汝愛壻可閑留其家。主居昭國里時。大合樂。音曲遠暢。曲江漲水。聯舟數艘。進士畢集。蒙聞乃踰垣奔走。羣衆愜望。才登舟。移就水中。畫舸平沉。聲妓篙工不知紀極。三十進士無一生者。

夏侯處信爲荊州長史。有賓過之。處信命僕作食。僕附耳語曰。洩幾許麵。信曰。兩人二升即可矣。僕入久不出。賓以事告去。信遽呼僕。僕曰。已洩訖。信鳴指曰。大異事。良久乃曰。可總燔作餅。吾公退食之。信又嘗以一小瓶貯醯。一升自食。家人不霑餘瀝。僕云。醋盡。信取瓶合於掌上。餘數滴。因以口吸之。乃授直去。凡市易必經手。識者鄙之。

廣州錄事參軍柳慶獨居一室。器用食物。並致臥內。奴有私取鹽一撮者。慶鞭之見血。

夏侯彪夏月食飲生虫在下。未曾瀝口。嘗送客出門。奴盜食鸞肉。彪還覺之。大怒。乃捉蠅與食。令嘔出之。鄭仁凱爲密州刺史。有小奴告以履穿。凱曰。阿翁爲汝經營鞋。有頃。門夫着鞋者至。凱廳前樹上有鴛窠。鴛啄木也。遣門夫上樹取其子。門夫脫鞋而緣之。凱令奴着鞋而去。門夫竟至徒跣。凱有德色。

安南都護鄧祐韶州人。家巨富。奴婢千人。恒課口腹自供。未曾設客。孫子將一鴨私用。祐以擅破家資。鞭二十。

韋莊頗讀書。數米而炊。秤薪而爨。炙少一櫛而覺之。一子八歲而卒。妻歛以時服。莊剝取。以故席裹屍。殯訖。擎其席而歸。其憶念也。嗚咽不自勝。惟慳吝耳。

懷州錄事參軍路敬潛遭綦連輝事於新開。推鞠免死配流。後訴雪。授睦州遂安縣令。前邑宰皆卒於官。潛欲不赴。其妻曰。君若合死。新開之難。早已無身。今得縣令。豈非命乎。遂至州。去縣水路數百里。上寢堂兩間。有三殯坑。皆埋舊縣令。潛命坊夫填之。有梟鳴於屏風。又鳴於承塵上。並不以爲事。每與妻對食。有鼠數十頭。或黃或白。或青或黑。以杖驅之。則抱杖而叫。自餘妖怪不可具言。至四考滿。一無所失。選授衛令。除衛州司馬。入爲郎中。位至中書舍人。

周甘子布。博學有才。年十七。爲左衛長史。不入五品。登封年病。以驢輦強至嶽下。天恩加兩階。合入五品。竟不能起。鄰里親戚來賀。衣冠不得。遂以緋袍覆其上。帖然而終。

太常卿盧崇道。坐女壻中書令崔湜反。羽林郎將張仙坐與薛介然口陳欲反之狀。俱流嶺南。經年無日。不悲號。兩目皆腫。不勝淒楚。遂並逃歸。崇道至都宅藏隱。爲男娶崔氏女。未成。有內給使來取充貴人。崇道乃賂給使。別取一崔家女去入內。事敗。給使具承掩。崇道并男三人亦被紕捉。敕杖各決一百。俱至喪命。

青州刺史劉仁軌。知海運失船極多。除名爲民。遂遼東効力。遇病臥平壤城下。褰幕看兵士攻城。有一卒直來前頭背坐。叱之不去。仍惡罵曰。你欲看我亦欲看。何預汝事。不肯去。須臾城頭放箭。正中中心而死。徵此兵仁軌幾爲流矢所中。

任之選與張說同時應舉。後說爲中書令。之選竟不及第。來謁張公。公遺絹一束以充糧用。之選將歸。至

舍不經一兩日。疾大作。將絹市藥。絹盡疾自損。非但此度。餘處亦然。何薄命之甚也。

杭州刺史裴有敝疾甚。令錢塘縣主簿夏榮看之。榮曰。使君百無一慮。夫人早須崇福以禳之。崔夫人曰。禳須何物。榮曰。使君娶二姬以壓之。出三年則危過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語。兒在身無病。榮退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命合有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夫人曰。乍可死。此事不相當也。其年夫人暴亡。敝更聚二信。榮言信矣。

廣平王誅逆韋。崔日用將兵杜曲誅諸韋。略盡。綳子中嬰孩亦梟殺之。諸杜濫及者。非一浮休子曰。此逆韋之罪。疏族何辜。亦如冉閔殺胡高鼻者橫死。董卓誅閹人無鬚者枉戮。死生命也。

逆韋之變。吏部尚書張嘉福河北道存撫使。至懷州武涉驛。有勅所至處斬之。尋有敕。矜放使人馬上昏睡。遲行一驛。比至已斬訖。命非天乎。天非命乎。

沈君亮見冥道事。上元年中。吏部員外張仁煒延生問曰。明公看禕何當遷。亮曰。臺郎坐不暖席。何慮不遷。俄而禕如廁。亮謂諸人曰。張員外總十餘日活。何暇憂官職乎。後七日而禕卒。

虔州司士劉知元攝判司倉大酺時。司馬楊舜臣謂之曰。買肉必須胎肥脆可食。餘瘦不堪。知元乃揀取懷孕牛犢及猪羊驢等殺之。其胎仍動。良久乃絕。無何舜臣一奴無病而死。心上乃暖。七日而蘇。云見一水犢白額。并子隨之。見王訴云。懷胎五箇月。扛殺母子。須臾又見猪羊驢等皆領子來訴。見劉司士答款。引楊司馬處分如此。居三日而知元卒亡。又五日而舜臣死。

率更令張文成。梟晨鳴于庭樹。其妻以爲不祥。連睡之。文成云。急灑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客已在門矣。又一說。文成景雲二年爲鴻臚寺丞。帽帶及綠袍並被鼠。額有神靈。遞相誣告。京郡及郡縣被誅戮者數千餘家。蜀王秀皆坐之。隋室旣亡。其事亦寢矣。

儀鳳年中有長星半天出東方。三十餘日乃滅。自是土番叛。匈奴反。徐敬業亂。白鐵余作逆。博豫騷動。忠萬強梁。契丹翻營府。突厥破趙定。麻仁節。張玄遇。王孝傑等皆沒。百萬衆。三十餘年。兵革不息。

調露之後。有鳥大如鳩。色如烏鵲。飛若風聲。千萬爲隊。時人謂之鸛雀。亦名突厥雀。若來突厥必至。後至無差。

天授中。則天好改新字。又多忌諱。有幽州人尋如意上封。云國字中。或或亂天象。請口中安武以鎮之。則天大喜。下制卽依。月餘有上封者云。武退在口中。與囚字無異。不祥之甚。則天愕然。遽追制改。令中爲八方字。後孝和卽位。果幽則天於上陽宮。

長安二年九月一日。太陽蝕盡。默啜賊到并州。至十五日夜。月蝕盡。賊并退盡。俗諺云。棗子塞鼻孔。懸樓閣。却種人云。蟬鳴。蛭螻喚。黍種。鯨糜斷。又諺云。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垂船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冬雨甲子。鵲巢下地。其年大水。

長安四年十月陰雨雪。一百餘日不見星。正月誅逆賊張易之。昌宗等。則天廢。

幽州都督孫儉之入賊也。薛納與之書曰。季月不可入賊。大凶也。儉曰。六月宣王北伐。納何所知。有敢言

兵出不復者。斬出軍之日。有白虹垂頭於軍門。其夜大星落於營內。兵將無敢言者。軍行後。幽州界內。鷄鳥鵲等。並失皆垂軍去。經二旬而軍沒。烏鵲食其肉焉。

延和初七日。太白晝見經天。其月太上皇遜帝位。此易主之應也。至八月九日。太白仍晝見。改元先天。至二月七日。太上皇廢。誅中書令蕭至忠。侍中岑羲。流崔湜。尋誅之。

開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夜。大流星如甕。或如盆大者。貫北斗。並西北小者。隨之。無數天星盡搖。至曉乃止。七月襄王崩。諡殤帝。十月土蕃入隴右。掠羊馬。殺傷無數。其年六月大風。拔樹發屋。長安街中樹連根出者。十七八。長安城初建。隋將作大匠高穎所植槐樹。殆三百餘年。至是拔出。終南山竹開花結子。綿亘山谷。大小如麥。其歲大飢。其竹並枯死。嶺南亦然。人取而食之。醴泉阿麪如米。顆人可食之。後漢裴楷云。國中竹栢枯者。不出三年主當之。人家竹結實枯死者。家長當之。終南竹花枯死者。開元四年而太上皇崩。

開元五年。洪潭二州復有火災。晝日人見火精赤燉燉。所詣卽火起。東晉時。王弘爲吳郡太守。亦有此災。弘撻部人將爲不慎。後坐廳事。見一物。赤如信幡。飛向人家舍上。俄而火起。方知變不復由人。遭變人家。遂免刺罰。

開元八年。契丹叛。關中兵救營府。至澠池。缺門。營於穀水側。夜半水漲。漂二萬餘人。惟行綱夜樗蒲不睡。據高獲免。村店並沒盡。上陽宮中水溢。宮人死者十七八。其年京興道坊。一夜陷爲池。沒五百家。初鄧